



07209

古吳陳仁錫明

卿父評選

序類

宴賞

宴李錄事宅序

唐陳子昂

三月三日禊飲序

唐宋之間

上陽宮侍宴序

唐宋之間

從太平公主宴序

唐宋之間

丞相拜職命宴序

唐蘇晉

陪王司馬登逍遙臺序

唐張九齡

續奇賞卷二十二

裴郎中置酒宴集序

唐李白

劉少府宅宴集序

唐李白

裴十四明府宴集序

唐李白

宴蕭侍即御林亭序

唐于邵

陪劉尚書宴集序

唐符載

陸侍御宅宴集序

唐符載

五太守宴集序

唐蘇源明

詩賦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宋顏延年

諸公兄尋訪詩序

唐王勃



晦日藥園詩序

唐楊盈川

緱山道中五詩序

唐穆 負

韋處厚盛山詩序

唐韓 愈

鄆州溪堂詩序

唐韓 愈

歲時襍詠序

宋晁補之

汴都賦序

宋晁補之

襍序

序基

唐柳宗元

莊周夢蝶圖序

元劉 因

序牡丹

元姚 燧

四經音賞 卷二十二

一一

序基

唐柳宗元

序基

唐柳宗元

序基

宋晁補之

序基

宋晁補之

序基

宋晁補之

序基

宋晁補之

序基

宋晁補之

序基

宋晁補之

三月三日奉使涼宮雨中襖飲序 宋之問

三月上已有禊除襖飲者成俗久矣擊虞對而不經
束哲言而有禮漢庭故事衣冠就玄霸之橋晉國遺
風輜輶耀翠媯之浦興秦宮者我大尉之所建也境
連伊塞岍隔河都清暑必在于三伏洙寒不踰于十
里占星已畢擢仙闕而威百神匪日將成宜聖皇而
福四海吾儕恭興露寢初忝雲輶違北京之宴樂坐
南山之霧雨相與會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曲水是
日也雜英初發群物半榮春透迤而上山雪嶽峯而
藏谷高人一坐杞梓交陰作者肆筵芝蘭同氣遞襲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寺 四 唐

歌詠不登絃管稽叔夜之鳴琴偏衣線竹郭子期之
春酒本出青山論史可聽談玄愈默不覺齊萬品溢
九圍受流波惜遲景顧盼相謂雖非策許之闢左右
同聲盍各巖泉之助請染翰操紙賦詩言志人探一
言俱題四韻

臣聞神器至大非聖無以光臨寶位至尊非神無以長守我金輪聖神皇帝垂妙覺撫鴻勳出軒宮而鎖紫微卷暈衣而襲玄袞釋不祝網萬族咸寧華故維新玉刑不用潤玉律而含元氣輪金渾而調順晷窮荒極遠重譯左言之俗負阻憑危背德殊風之類莫不厥角稽顙執贄來庭煙火通于萬方車書混于千界慶延八室享配于明祇辟水三雍講論乎道義麟鳳薦祉龜龍奉圖石銘顯瑞于郊畿王書告祥于宮掖以日繼月紛綸葳蕤竹帛書之而未窮夷夏歌之

四續奇賞

卷五二序

五

而不極聖人之具品周矣天子之能事畢矣自古以下迄于梁隋何功于人比我全德于是寧宴坐展豫遊順四時乘六辨先王浴食上帝河都樞機正于域中雨露均于天下徒觀其離宮別殿彌複道而亘南端高閣重甍瞰崇墉而連井滄州曉氣化爲宮闕之形閶闔秋風亂起金銀之樹降珮輿而式宴簪紳凝嚴披鏤檻而昇高山河在目叅光有地遊日月于天邊睨遠無窮見城池于掌上四達分九重之路積樹稍雲雙莖當鐵鎖之橋流珠耿漢霞漿玉醴與湛露而俱傾鳳管龍絲雜商飈而共衆作流汗拜首而爲序云乘妙覺

奉勅從太平公主遊九龍潭尋安平王宴別序

宋之問

又有別序
不似漢

安平王地惟藩翰才實宗英懸鵠鏡于習懷運龍泉
于掌握以爲時和政理實探道之期賤物貴身尚延
齡之術悠然遠覽廼卜茲山屬聖主之能仁遂賢王
之雅好羅紈罷御與朱邸而長辭金玉講堂棲白雲
而不顧巖石信美結構多奇錦壁周庭以造天玉泉
注戶而鳴壑三光貝樹影入三窓九節昌蒲光搖砌
水竹林茅宇自冥棲隱之心藥物圖書即有靈仙之
氣人惟帝念巖穴所以增輝地入王家樵採尤其不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六

唐

犯嗟乎林棲谷飲古亦有之豈有貴而爲修鍊形雲
壑希世獨立萬古誰隣于晉以來一人而已群公等
銜紫泥之寵命問清溪之逸遊駐騷駢步巖石籍落
花而聽時鳥累宿忘歸蔭芳氏而弄春泉窮年不厭
衣冠車馬明日下于春山鸞鶴笙歌今霄共乎芳月
隱淪可作將知心與事違城闕非遙終惜風流雲散
下官少懷微尚早事靈丘踐疇昔之桃源留不能去
攀君王之桂樹情可何之請人賦一言俱裁六韻

太平公主遊九龍潭尋安平王宴別序

丞相少傅拜職天子作三傑之詩以命宴序

蘇 笥

惟聖寶賢以齊皇極有若左丞相燕國公右丞相廣
平公太子少傅安陽侯皆生人頌德皇國元老道著
廊廟績宣華戎由是懋其成功錫以元吉咨日于朔
擇時于秋俾對命王庭受職公府見群屬揖庶寮禮
官辨章掌舍陳次工備俗饗獻蒸六卿拜下以成儀
三事自天而來賀秩秩賓序暉暉旅疇玉緯垂文南
風和雅頌之變金漿降醴雲天光飮酌之宜宰德貴
和盡莊敬具瞻之範群情尚洽預周旋宴語之惟方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序 七 尾

可參

將一心天工勦力帝載寢黑山之林苞青海之孤雲
雨賢才水火救粟日詠魚藻歲陳由庚願殷趙之年
留魯陽之景爰命在宴乃廢載歌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張九齡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巋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于貴臣。道未行于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桓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山陽和。覺寒氣之向盡。東郊物候。愛春色之先來。于是乎命輕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序

八唐

舸以亂流。趣高臺而降宅。越荒堞。披古堯躋。隱嶙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遠墟井。指甌駱以南。馳雲合山川。距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所出沒。喬林夾岍。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賦得無述焉。其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愛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賢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平須我文
可味也

冬夜裴郎中薛侍御置酒讌集序 李白

二公以太司馬之命領浙河東西十有三州之政相
與周爰諮度平均邦賦者三月矣當割而猶刃無間
臨機而舍拔則獲由是在簿領之際無江海而閑冬
十月幸未徵會于此堂讌朋友故舊也賢豪畢萃升
降有序縫衣淺帶十有五人聲同故窮達不間意得
而鄙懷皆遣肴芳酒濃夜寂琴暢慷慨言志絡繹舉
白盱衡抵掌啞啞大笑三爵耳熱萬念如洗不復計
名身之親疎憂患之去來也况他累乎既醉余以箸
擊酒壺叩商而歌其詞曰簿領目盈機知君傲煩囂
四續奇賞 卷三十二 序 九 唐

飲和自忘渴况以初筵招道契跡自親誰謂列宿遙
何用結同心綠琴復長瓢日月若走馬炎涼催斗杓
一年解大笑幾日如今宵奉君千金壽莫使歲寒凋
是日也禮成于意歡生于同滯情積慘篳掃湯沃方
金滄溟始波世未康矣二公克壯其猷以立事爲已
任行當自致青雲之上不復與適莽蒼者群矣吾儕
浮沉其間風水俱逝他日或潛淵或暎天一離一合
雲動雨散然後知今日罇酒未易再得將子無金玉
其音姑借賦以卒賦

李白

黃盧子減景上漢千歲矣留碧峰白雲以貽後世故
清機勝事未使有極余使于華之明年道侶裴翼亦
再命爲臨汝今夏六月假道弊邑覩鞅此地思欲追
高步詣真境于是相與携手及二三友生童子將命
者六七人挈長瓢荷大壺以濁醪素琴會于黃神之
谷興也按谷之西頂竇三峰東面石壁藂倚東爲洞
壑乳竇潛泄成盤渦兩崕合關若與天接三子將
極其深也至則繫馬山足披葦石門人自洞口至于
梯路踞連嶂而輿疊嶂度嶮嶽而躡凌競竄緣絕磴
及橫嶺而止澡身乎飛泉濯纓乎清澗想夫君俟我
于蓮花峰之下碧而嬋娟愛而不見搔首空山然後
靡靈草以爲席傾流霞而相歡楚歌徐動沂詠亦發
清商激于琴韻白雲起于筆鋒是日也高興盡而世
緒遣幽情形而神機生頽然覺形體六藏悉爲外物
天地萬有無非秋毫既醉且止則亦足言以志仙跡
且旌吾友嘉會之在山也

以游說誤
事皆民者
亦不少

計才力量遠邇一號令雷鼓而飛千橈動萬夫呼閃
電流于目背羽翼生于肘下觀者山立陰助鬪志肺
腸為之沸涓草樹為之偃悴揭竿取勝揚旌而旋觀
其猛厲之氣騰陵之勢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若
使移于椎堅陷陣之地寧有對宇宙乎夫文質殊途
古今異宜君子作事得時也是都也有軍旅焉有南
詔焉有西戎焉尚或以清流激湍一觴一詠為賓客
之娛者是不知變也而識者哈之其觀一時之能事
成千古之休烈在今辰也豈與夫永和少長咸集同
日而言哉載自顧簿劣塵厠下介謬處陳璋之任被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序

十四

唐

命首叙敢遂巡乎請賦八韻以耀蘭亭諸子也先是
故太師孝公因是令節課賓寮賦詩迺取諸黃裳以
為韻今尚書繼之以青蓋欲使其五色相宣耳

其... 雲流于目背林真土于... 立劍也圖志湖

江陵陸侍御宅讌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序

符載

得沈
以公無此

六虛有精純美粹之氣其注人也爲太和爲聰明爲英才爲絕藝自肇有生人至于吾儕不得則已得之必騰凌復絕獨力令古用雖小大其神一貫尙書禡部郎張藻字文通丹青之工抱吞世絕儔之妙則天地之秀鍾聚于張之一端者耶初公盛名赫然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旣道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覩者也居無何謫者爲武陵郡司馬官閑無事從容大府士君子齒是往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十五

唐

往獲其寶焉荆州從事監察御史陸灑字深源伯令弟曰灑曰潤曰淮皆以文行穎耀當世故含藻蘊奇之士多遊其門焉秋七月深源陳讌宇下華軒沉沉樽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歛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攜奇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容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颺疾天摧挫斲擊攜霍瞥列毫飛黑噴捺掌如裂離合愴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殺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披筆而起爲之四顧若雷雨之澄

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盡也。真道也。當
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玄化，而物在靈府不
在耳目。故得于心，應于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
冲漠，與神爲徒。若付短長于隘度，筭妍蚩于陋目，疑
觚舐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于齒牙間
哉。於戲，由基之弧矢，造父之車馬，內史之筆札，員外
之松石，使其術可授，雖執鞭之賤，吾亦師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學，則知夫道精藝極，當得之于玄悟，不得
之于糟粕。衆君子以爲是事也，是會也。雖蘭亭金谷
不能尚此。或闕歌頌，取羞前人，命鄙夫首叙，諸公得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序

十六 唐

揮其宏思耳

夫道之精，非筆墨所能盡也。然其理之玄，非
心悟不能得也。故君子之學道，必先求其心之
悟，然後求其筆墨之妙。此其所以爲道也。夫道
之精，非筆墨所能盡也。然其理之玄，非心悟不
能得也。故君子之學道，必先求其心之悟，然後
求其筆墨之妙。此其所以爲道也。夫道之精，非
筆墨所能盡也。然其理之玄，非心悟不能得也。
故君子之學道，必先求其心之悟，然後求其筆
墨之妙。此其所以爲道也。夫道之精，非筆墨所
能盡也。然其理之玄，非心悟不能得也。故君子
之學道，必先求其心之悟，然後求其筆墨之妙。
此其所以爲道也。夫道之精，非筆墨所能盡也。
然其理之玄，非心悟不能得也。故君子之學道，
必先求其心之悟，然後求其筆墨之妙。此其所以
爲道也。夫道之精，非筆墨所能盡也。然其理之
玄，非心悟不能得也。故君子之學道，必先求其
心之悟，然後求其筆墨之妙。此其所以爲道也。

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宋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番郡太守隴西李公儉于回源亭太守太原田公琦濟陽太守隴西李公儉于回源亭既尊封壤乃密惠好前此濟陽以河堤之虞夫役之弊請南略我宿及魯之守都宿人訟其不便源明請廢濟陽以平陰長清屬濟南盧東阿歸我陽穀隸濮陽後均三邦利倍二邑不可則分我壽西入濮陽東入濟陽魯之中都且入于我書貢閭闔皆下陳留陳留太守王公盛德帝俞美才人與自總建率實惟澄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序

十七唐

清命屬官湖城主簿王子說會五太守于東平議縣乃不割郡亦仍舊已事慘讜姑以為列若夫階抱孤嶠軒飛慶潭值殘暑于重林速高秋于絕壑其盤何有臚鹿腴羊其俎何有播免膾魴李下彫籠冰之以寒木瓜剖銛刃中之以疎絃禮交乎上當世高賢之相充樂動乎下前古中和之合作抑抑焉堂堂焉奚及人之富有而群后之緝熙也司士危舟以待司功被設以告徹饌更服陳羞絜罇自回源起廣泊左拂蠶尾右遺吾山倒岷岫于波際指梁岑于林缺移搖敞豁曠眇虛曠太偉苗裔可記任宿伯禹山川空流

得思在世
渠詳少之

夫方策旣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
一雖洞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
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
上以徽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旣永宗漢之兆
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畧緯昭應
山瀆效靈五方雜遘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
茂與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子協樂上庠肆教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賤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

四續奇賞

卷二二 序

十一 宋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轡車朱軒懷荒
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蘋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吏不
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干城
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首廻面受吏
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徒
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
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
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土靈之心以惠庶萌
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
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

陞右景淵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
苑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翊驟之所往還於是離
宮設衛別殿周徽旌門洞立延帷接栢闕水環階引
池分席春宮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并秘駕胤緹騎搖
玉鑿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旣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旌委旆看敷
芬藉觴醑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
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
飾響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楊袂風山舉袖
陰澤靚裝藻野衺服縹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
者矣上應萬壽下禔百福而延稟和闔堂依德情盤
景速歡洽日斜金駕摠駟聖儀載行帳鈞臺之未臨
慨艷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
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媿者歎

夏日諸公見尋訪詩序

王勃

不詳之
人必先
天地乎
文字耳

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
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岳坎坷于唐虞之朝傲想煙
霞顛賴于聖明之代情可知矣賴乎神交勝友得山
澤之蚪龍隱路幽居降雲霄之鸞鳳楊公沈公行之
者仁義禮智用之者乾元亨利玄經苦而白鳳翔索
牒開而紫鱗降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真
訪下官於丘壑幽人待士非無北壁之書隱士迎賓
自有西山之饌席門蓬巷竹高士之來游叢菊幽蘭
喜王孫之相對山南花園澗北松林黃雀至而清風
生白鶴飛而蒼雲起停棹綠水伸長統之歡娛置酒
清山郭子期之賓客足可銀鈎人探一字四韻成篇

田續奇賞

卷二二序

二十一唐

不詳之
人必先
天地乎
文字耳

天地不仁造化無力授僕以幽憂孤憤之性稟僕以
耿介不平之氣頓忘山岳坎坷于唐虞之朝傲想煙
霞顛賴于聖明之代情可知矣賴乎神交勝友得山
澤之蚪龍隱路幽居降雲霄之鸞鳳楊公沈公行之
者仁義禮智用之者乾元亨利玄經苦而白鳳翔索
牒開而紫鱗降金門待詔謁天子於朝廷石室尋真
訪下官於丘壑幽人待士非無北壁之書隱士迎賓
自有西山之饌席門蓬巷竹高士之來游叢菊幽蘭
喜王孫之相對山南花園澗北松林黃雀至而清風
生白鶴飛而蒼雲起停棹綠水伸長統之歡娛置酒
清山郭子期之賓客足可銀鈎人探一字四韻成篇

天下皆知禮之爲貴用周旋揖讓之儀天下皆知樂之爲盛飾金石絲簧之變是則忠信之薄飾容貌於矜莊風俗之微陶性靈於歌舞殊不知達人君子遺形骸於得喪之機心照神交混榮辱於是非之競非若諸公者大夫之相知也以爲煙霞可賞歲月難留遂欲極手載之交歡窮百年之樂事莫不如珪如璋令聞冷望濟濟鏘鏘同會于文場者也于時丁丑之年孟春之晦歲陰入於星紀斗柄臨于析木衣冠雜沓出城闕而盤游車馬駢闐俯河濱而悵飲乃有神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序

三十一唐

州福地上藥中園左太冲所云當衢向術潘安仁以爲百郊後市九壘仙草搖八卦之祥風四照靈葩滋三危之寶露豈直帝神農旋赤鞭而驅毒崔文子擁牙齋以救人山圖採之而得道姮娥竊之而奔月若葦蒿已哉加以回溪漱石茂林脩竹澹風日之逶迤瀟山泉之體勢然後芳杜若藉芝蘭高論參玄飛觴舉白凡我良友同聲相應心冥寵辱推富貴于皇天專一窮通任運隨于大命若使適情知足則玉帛子女爲伐性之源達變通機則尊官厚祿非保全之地所以列坐羲皇之代安歌帝堯之力陽光稍晚高興

宴皇甫兵曹宅詩序

楊盈川

皇甫君冠冕於安定李校書羽儀于隴西岑正字明
目於漢南石宮坊指掌于河朔高侯邦之司直下走
齊之濫吹若夫風雲龍虎水火陰陽隔千里而應之
莫不潛契於同聲矣聖明千載區宇一家捲八紘以
得之莫不高會于中京矣是日也河圖適至海鯨初
死五岳四瀆漢皇帝崇其望祀一日三朝周天子展
其莊敬君臣慶色朝野歡心玄晏先生開甲第而留
賓二三君子赴龍門而廣謙陰雲已墨肅氣彌高霜
寒萬里之園冰納千金之水函郊後市即爲瀋岳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二十四 唐

暮途遠聊裁序引

隱樂記

仲春之節洛帥還近郊亞尹尚書郎御史寇公李公
 常公將事如軍賞心百里予時有所繫不克與偕三
 君子賦嵩峯漢陵維源竹澗仙壇五篇遺我居者善
 乎詩之時用也如繪出其芳鏡涵群象暈呈鮮彩琴
 韻雅音俛仰吟咏之間若在春元之上晴峯之下境
 移衆目勝集我心詩之時用也如此否則一時得之
 人與閑雲並散興與夕陽俱盡春與殘花共謝游者
 居者等無及焉他日屬和之聲洛陽爲之動既編次
 盈什則不可不紀其所以然

四續奇賞

卷二二

序

五

開州韋處厚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韓愈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
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
怨且不懌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
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
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爲詞章可謂儒者
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
冰之于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詞也若奏金石以破
蟋蟀之鳴虫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

四續奇賞

卷三

序

二十六

唐

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
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
而咏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
巴東以屬胸臆也于時應而和之者凡十人及明年
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和者通州
元司馬名稹爲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佐爲京兆忠
州白使君居易爲中書舍人李使君景儉爲諫議大
夫黔府嚴中丞武爲秘書監溫司馬造爲起居舍人
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
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于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戎制定衆志大固惡絕于心仁形于色搏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師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于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

鄆州大

二十七

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于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擬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于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德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億心罷精靡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敎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情之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後

上之賜也。于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
 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
 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惟
 所令之，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躋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
 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乃
 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壘，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
 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孰饑無食，孰呻
 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蝨，節根之螟。羊狼
 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
 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
 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
 兼葭。公以實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
 跳魚，岸有雉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
 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誨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
 贊，菰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斃，遺此邦
 是。

四續青賞

卷二十二 序

文二十七 唐

續歲時雜詠序

晁補之

憲於詩於
宋詩猶好
二得此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
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
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開彊志爲時顯人
與客語疊疊下上數千載間存其齒牙也補之爲兒
時諸老先生爲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
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
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
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訪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
詩人之作髣髴具在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二十八

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
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
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
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
之所爲爲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
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
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
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樂也因以
其集屬補之爲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幽
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

矣。屈原宋玉為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魯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在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錄，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磅礴一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相之方求為太原官，聞其俗儉，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為剛叔序之。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人安人務衣食至熙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宮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爲太平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關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未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青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

四續齊貨

卷二十一序

三十

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后終之以說約聽廉者語不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拜節見人言川閭大會賓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肴拂則使人思弛帶而臥故上林羽獵言率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楊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務然補之

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爲華葉波瀾
說一至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肯不自然卒不白
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闕衍何也景暉爲人蓋澹泊寡
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
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愠夫固安爲侈麗闕衍者
非耶故備論之

際情而法

房生直温與余二第遊皆好學余病其確也思所以
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
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
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由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
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序

三十三唐

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
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
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于茲
碁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其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
其敬而異者亦從而動心矣其得手貴者有不氣揚
而志蕩者歟其得手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
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其所譚賤者有
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
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
有似碁者故敘

莊子自好
不必置論

周寓言夢為蝴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為齊物
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
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為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
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耶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
志于當時而欲求全乎亂世然其才高意廣有不能
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
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
橫于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于外
得喪壽夭困于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序

三十三

安見莊生
不能

人時俗而為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于其間
以妄自表于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
者亦必未真見其為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
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
以為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
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
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
舉而納事物于幻而謂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
存焉噫鹵莽悞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為之得罪于名

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寧
之徒固不足道而失之所謂大儒一遇因折而姑藉
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
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栩栩也吾從而
辯之宜無與于朋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
均故即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
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
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
彼是既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
知之使讀者作色于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
者阜洛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
之才大夫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二

序

三四元

不
能
其
說
以
自
遣
者
亦
時
有
之
要
之
皆
不
知
義
命
而
已
矣
然
周
已
矣
其
遺
說
亦
其
夢
中
之
栩
栩
也
吾
從
而
辯
之
宜
無
與
于
朋
矣
然
以
周
觀
之
則
不
若
休
之
以
天
均
故
即
其
圖
而
戲
之
曰
圖
汝
者
畫
辯
汝
者
書
書
與
畫
無
知
也
圖
汝
者
之
心
及
吾
之
辯
汝
之
心
未
發
無
有
也
既
發
亦
無
有
也
以
其
無
所
知
無
所
有
者
而
觀
之
安
有
彼
是
既
無
彼
是
安
有
是
非
周
而
有
知
則
必
曰
吾
惡
乎
知
之
使
讀
者
作
色
于
前
發
笑
於
後
乃
所
以
齊
之
也
圖
者
阜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落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宅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尺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蘭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一

三十五元

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月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月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單十萼八寸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花則隋大矣是爲花之冠而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縹可喜如紫薇替衡紫

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二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

念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

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

至元六年十八年念五年各一見之燕泰澄爲異地

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

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

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世少不善飲揚大叅時與

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

時爲秦憲毛氏方葉市酒酒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

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收而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

因續奇賞 卷三十一 序 三十六 元 四也

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崇玉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

萼特歸不名爲飲其盡醉相歡者惟承顏亭一焉而

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

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爾

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

爲道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

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

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

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

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恐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

死老而
能言花亦
猶駭骨之
可共賞也

也嗚呼往者既然則來者之不可必耶紀者且然況
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
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至之一
慨而造物之成生又不足恠也爾卿惟喜予文已記
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
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
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
味者發其極意焉予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
總管孟卿王工部不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
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擬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
四續手賞 卷三 序 三七 元

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
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
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
味者發其極意焉予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
總管孟卿王工部不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
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擬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

終而蘇... 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類會昌十餘廳壁記

廳壁

御史中丞廳壁記

唐李華

太常少卿廳壁記

唐獨孤及

若作郎廳壁記

唐李華

都水監廳壁記

元宋本

江州刺史廳壁記

唐獨孤及

衢州刺史廳壁記

唐李華

四續奇賞卷二十三

宋州刺史廳壁記

唐顧况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唐沈亞之

江州司馬廳壁記

唐白居易

京兆府負外廳壁記

唐李華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唐沈括

藍屋縣丞廳壁記

唐沈亞之

櫟陽縣丞廳壁記

唐沈亞之

會昌主簿廳壁記

唐喬潭

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唐歐陽詹

公署

御史臺新中書院記

唐舒元興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柳宗元

續音賞

卷二十三

二



京兆府府外廳壁記

唐李華

邠州文山縣令廳壁記

唐沈佺期

藍州縣丞廳壁記

唐沈亞之

揚州縣丞廳壁記

唐沈亞之

會昌三年廳壁記

唐高彦休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柳宗元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柳宗元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大察風俗平冤滯踏刑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矜兇人之豪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發政體宜之晉宋元魏四續奇賞卷二十三

三

三

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而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恟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

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
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余事也古之制
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
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要况皆知之今
不書省文也作史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
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四續音賞

卷二十三記

四唐



其類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年八月十日
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
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年九月十日記
公中和備體沉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爲亞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以恩澤不以勞謂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五
一
唐

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力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居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其姓名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而絕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爲之志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慎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力議酌前賢之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居壁所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己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盱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而絕之賢遠乎哉既進牘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爲之志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國史職在褒貶

懲勸區別昏明故駟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

官之任有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

沮誦一作諷倉頡為黃帝史臣文字以異其來尚矣若南正

北正建于顓頊義氏和氏命于唐堯更虞夏商代序

天地周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

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

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

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也傳曰天子有日官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六一 册

則史逸史伯是也諸侯有日御則禪竈子章是也倚

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直也其事舉則

三靈不隱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之至于漢

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緘金匱石室之文

焉降及東京永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

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

聖人生魯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通感於

獲麟嘆於與蜡爰制國典立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

元假鬼神而討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

所由用也向若前代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

史伯知作
身使史偏

太史不
書惡不如
為天文律
歷

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晉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幘。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唐從五品。魏則王沉以侍中兼之。衛胤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之美。陳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以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蚪隋則虞綽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統英儒盛才脩五代史。天子親垂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七

唐

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業。唯碑誌祭祝之文在焉。然以其能綜羣言且居百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宣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永興德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崔司業雄詞飛動。皆歷焉。今上兼帝王之極功。總文武之能事。思所以比崇軒皞。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聞

誰獻箴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吳公胡諭德

遊乃詩騷韋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
矣哉同風乎雅頌也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
尚列周官登陟蓬萊之峯循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
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今大著作清河崔公名傑
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闕天祿之圖書踐人文之苑
圃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尤好善能擇惠
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曰茂緒壯
官室者必鄧林之條榦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之後
揮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
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末班與聞前志拜命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八

唐

之辱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

...

...

...

...

...

...

...

...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八耳君之言曰吾職古爲澤衡元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著者有典掌有屬有事功而廢置有以革然設官四十一年矣嘗蒞是者無慮百餘人其勤勞職業豈少哉曹署老吏日以亡簿書歲畀掌故日以蠹爛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嚮殆非所以謹官常備遺忘也幸文以紀其繫將刻石廳事爲方來益敢最其事於牘以溷子讀之則知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二秦差二壕寨官二分

四續奇賞

卷十三

記

九元

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與內監等天曆二年罷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牐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清會通七河通惠之廣源會川朝宗澄清文明惠和慶豐平津溥濟通流廣利會通之會通土壩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京門壽張土山三又安山開河岡城兗州濟州趙村石佛新店師莊棗林孟陽泊金溝沽頭五十五

元水政之
如昌平
訓都守牧
道顯

師阜通之千斯常慶西陽郭村鄭村王村深溝七壩
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積水潭隸焉凡河
若壩填淤則測以平而浚之牐橋之木朽斃裂則加
理牐置水至則啓以制其涸溢潭之冰共尚食金水
入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棄土石甌甌其中驅馬牛
往飲者皆執而笞之屋于岸道因以隘病牽舟者則
毀其屋碾磴金水上游者亦撤之或言某水可渠可
塘可捍以奪其地或某水墊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
決其議禦其患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洎北盡燕晉
朔漠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三

記

十一元

而南會一畝焉眼三泉繞出瓮山後匯爲七里濼東
入西水門贊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
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于潞陽南會白河又南會
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立牐二十四役工二百八十五
萬費以鈔計百五十二萬米三萬八千七百石木十
六萬三千八百章銅鐵二十萬斤灰油藁稱是八月
經始三十年七月畢事以便公私至治二年七月石
麗正門南之第一又南第二橋以壯郊祀御道蓋京
師橋牐舊皆木宰相謂不可以久嘗奏命監漸易以

石今腫之石者已九橋之石者八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役之用洎勞蓋可臆度茲略不書泰定元年七月卸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袤千二百五十尺繚以赤闌風雨湍浪不崩不掉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溝決金口勢頽王城補築隄百七十步崇四十天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嗚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者事也若曹署之廢置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官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數君子意矣我世祖以上聖膺開物之運建邦設都樹官府國中與列聖之文致太平更植疊立使佩印綬食奉錢廩稍稍

四續奇賞

卷三

記

十一

元

三品及過而上者將數十百所詎皆無沿革典掌與屬與事功哉未聞出意見求摛紳先生紀之者則數君子敬事以近文可知矣矧徒有典掌有屬而無事功稽其沿革所不能道者哉抑水之利害在天下可言者甚夥。姑論今王畿古燕趙之壤吾嘗行推其鎮定間求所謂督亢陂者則固已廢何承矩之塘堰亦漫不可迹。漁陽燕郡之戾陵諸壩則又併其名無聞。豪傑之有意興廢補弊者恒慨惜之。或又謂熙之沽又曰下可勝以稻亦未有舉者。數君子能職思其憂若是。是殆濟矣。故以是卒記之。監者潭側鉤西皆水。

廳事三楹曰善利堂東 西屋以棲吏堂石少退曰雙
清亭則幕官所集之地 堂後爲大沼漸潭水以入植
芙蕖荷芰夏春之際天 日融融無文書可治罷食啓
牕牖委蛇騁望則水光 千頃西山如空青環潭民居
佛屋龍祠金碧黝堊橫 直如繪畫而宮垣之內廣寒
儀天瀛洲諸殿皆巋然 得瞻仰是又它府寺所無至
順二年三月宋本記



...

...

...

...

...

...

集作質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鮪史嚚即其人也秦已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倚枕存乎屋壁其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從岷山東注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世稱雄鎮且曰天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恤則命官擇任與列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十一

說

語

猶以是邦咽喉秦吳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縣之財入調軍府之儲時璽節旁午羽書駱驛走閩禺而馳于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以發矟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歎曰茫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板築則灌嬰之業朗而存焉披乎國謀則溫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寧已來百四

或作廓

集作國

千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賢後賢

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躅而書之，以爲九江都國誌。

川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十四

唐



書文以爲大正... 其... 凡... 入... 記... 唐...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
 大郡如會稽丹陽鎮領遐闊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
 南太末一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即古會稽西鄙之地
 也雖官明吏脩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
 亂離罷置紛揉聖朝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纍
 單子英公滅句麗天下和平戶口繁行元聖溥行葦
 蓼蕭之澤於下廷延公卿議割州邑謂疆與府近則
 易為理人與吏親則易為安以婺州掛畛為廣分置
 衢州領六縣猶為大郡近歲析玉山金邑洎須江南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讀

十五

唐

鄉益信州而不為寡去年江湖不登茲境稍穰故浙
 右流離多就遺乘凡增萬餘室而不為眾吳越地卑
 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既麗且
 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
 相為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
 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郡一作按非惠貞之老則武威公李僕
 射傑親賢之聲則信安縣王禕遺政行為故事名位
 光重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
 大夫為之李郎中為之自逆胡悻天地之慈犯雷霆
 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浙東之幕有文有武

氣軒新

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聖恩示以鐵鉞之威
未卽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
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使俾與夫持節某
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
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
長上寮郡掾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倖不登
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
敗也勇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
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乂於高位以
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十一

唐

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
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鄰歌聲宜繼由是命
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品第之等
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隄封之數圖謀備矣老幼傳
之今之所書略舉勳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宋州刺史廳壁記

顧 况

拾遺記事
受寧取此

商丘之地辰火之宿孟諸之涓閼伯所遷微子所封
之國也厥貢絺紵厥篚織纊有蒙盧二門有睢渙二
水炊骨易子隕星退鵬仲尼之伐樹子罕之棄車皆
此地焉梁孝王時四方遊士鄒生枚叟相如之徒朝
夕晏處更唱迭和天寒氷凍酒作詩滴是有文雅之
臺清冷之池雁鶩之所棲集園苑方三百餘里制度
法於長安漢末始置爲睢陽郡皇家大臣房梁公嘗
牧此州今相國彭城劉公勛德有光亦典此郡前破
李靈曜後破李希烈爲梁開路而東方諸侯井賦鹽

因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十七

一

泉所以歲約三千萬緡商在其外明年西朝天子天
子嘉之俾平水土乃拜司空俾敷堽教乃拜司徒入
參大政出擢威武范陽君以智略佐之由御史中丞
行軍司馬節度留後而領于是邦幕府得人於斯爲
感下車之日無土不殖桑麥翳野舟艦織川城高以
堅士選以飽詩所謂誰謂宋遠誰謂河廣者矣自貞
觀以來列名氏者而房梁公爲首存乎東壁大曆之
後繼聲躅者宜司徒公爲首遂刊于座右也貞元五
年四月十九日記

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
 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
 竊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
 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
 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
 之九年秋蔡丘叛壽春守令狐通引兵屯霍丘副使
 得驛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真大入馬塘寇鄧家城
 殺其驛卒五千餘人虜民男女焚壞邑室而去郡中
 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曰壽春其地塹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十一

唐

水西緣南有混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
 焉西流環汜而濬入于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
 民能棄其業西流卽為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
 耶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俱為水工決安豐以南陂
 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焉以故居民流心
 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丘方畏寇乘其虛
 復飛語為謠以感其俗曰狐死首丘井閭多傳言之
 耆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闢之益恐遂棄其城亡
 歸是日霍丘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
 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卒捍關吏不得入呼罵

竟得老勁

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
令守獨入而卒露無爲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
其間得夜則禍成矣或幸而止於郵平明關關介士
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
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疆兵臨萬勝城復以
副使掌留事明年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
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
時云

四續青賞

卷二十三

記

一九

唐

報云

皆得老勁

麟輝至壽春縣隔對之柳...
隔對掌留事即平翅其...
麟去請以李祿軍外...
刺兵夾鼓鏢其...
其間對交...
令守...
其卒...

居其位不
行其事真
不樂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
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
都省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
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凡執役事上與
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懦弱
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
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
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
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二十

唐

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
史守土臣不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
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
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
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
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
石月俸七千萬官足以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
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
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稔者予佐是
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

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
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因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二一

唐



晉書宋書魏書隋書唐書宋書元書明書

通鑑綱目資治通鑑皇朝通志皇朝通志皇朝通志皇朝通志皇朝通志

東漢中平以來王室多難元臣統戎括郡才而不遺
徵衆慮而從善故公府置參軍事雖位高八命權重
三軍苟好謀而成亦參下幕下迄於魏氏沿漢舊章
洎有晉將殄於全吳石苞責禮於孫楚由是府朝致
敬稍用下寮逮南北分於帝郊華夷寢於王澤而此
官之選益以衆矣及隋平江嶺唐有天下聖人貴因
循而重改作思豫備而戒不虞故因其名而降之秩
則殷周之損益可知也至若兩京垂戎於四方府吏
同體於郎署非夫公卿盛德之胤才望當仁之流不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二十一

唐

可膺其任今王國多士賢能歲益職員之外猶以命
之取類乎律呂起於黃鍾滄浪發於清漢人皆以爲
美也趙郡李諲碣石峯巒臺嶺榦嬰年聞禮敬睦
傳於家庭綺歲入官名節動於寮友敏以經德清而
遠和自懷濟衆之心仍有封侯之骨嘉魚在藻良馬
食苗如其人有其位于雲前於甲拆貫革兆於機張
且曰清階因之故事則鍾繇李胤魏舒王遵事炳于
前代韋僕射李大夫陸少保杜尚書功宣于盛朝叔
父侍郎發跡於河南黃門顧公漸羽於京兆驥子躡
乘黃之阜鶴鷄入威鳳之頂榮糜九霄縱遊于甲

可必也。夫其職諧易簡道在中和高步同於列仙彈
冠預於朝會若乃簿書堆案則譽發轂中醪醴滿壺
亦名高方外動靜皆適剛柔兩持是以爲從事者所
貴師古之事車服盤盂畢聞旌記用垂後代飾布德
音况朝之命官闕而不載以華聞於舊史請以直書
故略其所知疑殆頗闕云爾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二十三

唐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賔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違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旣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爲其所難剝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旣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爲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二十四

宋

此邑者不忍其人沒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強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爲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爲代魏燕趙踣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債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鬪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旣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

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
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四續亦賞

卷二十三

二十五

求



斯來求請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

鹽屋縣丞廳壁記

沈亞之

鹽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

之補與南而近其野半為澤麓故鼠倚檣而居雖善

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武帝嘗夜出射熊

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狠古

為難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恥不

忘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甌越卒留戍

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手

其間市閭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

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二十六 唐

農頗輸名買橫緩急以自蔽匿民冒名欺偷浮詐相

糝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亦不能盡枉直之

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政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

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

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

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熊五柞

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

丞之署云

沈公文大
抵能結構
只是唐文對

鹽屋道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

更一作手

便署所以接賓也。樂陽城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

東作道

魏山東至於匈奴雜虜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

貢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遊

作高

宦客子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饌自

宰丞簿尉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

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亂屠殺之更自立新帥大

臣皆進章請討圍其境之侯咸會兵襲戰飛蹄走轡

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殊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

見前卷

宜謂私賓不能加也而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

四續奇賞

卷三

此

二七 府

皆發卒戍河北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所輓

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出入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

乘馬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乘

馬畜者無問其誰皆奪之故遊宦客子俱輟道樂陽

中計其眾寡復與公賓之數相高矣是時樂陽丞當

公室降匈奴女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

御行餞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

氏遣丞奉供具以能不擾民一縣之吏稱善辨及歸

乃計曰夫遊賓四時之來獨憂其為稀耳我且與理

一署使其密溫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賓僕相

等是寧有忽賓哉既以賓之來者視其館禮之窮罄
雖勇寒猛餒必抱愧自饜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
夫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
間覆厦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四續奇賞

卷三三

記

二十八

唐



問野真於南陲其跡不長也示
夫館也其構在公堂之右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
間覆厦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會昌行在也。新邑作焉。主簿糾曹也。我公吏焉。公衾
摯字某由秘書正字而拜初蒙泉秘湧於山下。陰火
潛燃於地中。是開湯池以御宿獲靈符之三載。有詔
留之。冠新豐渭南而為畿縣。以明年復詔廣之。齒萬
年。長安而為京邑。非良才無以杼劇。非美誠無以鈞
賢邑。改其名官。遷其秩宜矣。北陸寒苦東郊。豫遊萬
乘入鄴。百司在宇。溫泉之宮。齊乎下。芝靈之臺。禱乎
上。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辨。急於奔星。雖務分
官聯而我實綱紀。編王侯於尺籍。總豪猾於伍符。皆

四續奇賞 卷三三

記

三九

唐

此之自闕以簡追胥。以簿書詰盜。皆此之自決。縣大
夫無能專達。野司寇不獲僅成。咸在公之鈐鑿矣。不
言而政每游刃。不速而人常應弦。申之以豐盈。甚都
加之。以藻麗尤絕。非鄭桓公之邁德。不存孝孫。非少
宗伯之允文。不有令德。顓懷茲邑。必復康侯。進吾往

何必對

一作斯

一作是

一作字

一作都

也。夫仰東井。倉期天帝。山木冬繁。其浴日之溫流乎。
水雲晝積。其濯龍之靈液乎。矧乃才之甚器之甚游。
泳恩波膏沐。聖澤將濯。軒拖紅。顧盼千里。豈俟辭滿
而階漸。我君子謂是言也。潭忝以詞賦。見知春官。欽
惟教忠。卽簿領之能事。敢序施政。有門人之直詞。乙

酉歲杪志于南軒之東壁誰謂來者不承乎權輿

說文曰引之各言其長也主謂其長也力一寸

者寸量禮度以教士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

與賦可以居位教士所謂長論下所謂制各以時

上全茲三者以濟正官則什武則足教士之

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利秦亦有太尉

周東西周治漢則復命縣錄曰謂自是以前者上

居德武易所命

出千五千公

大祭曰上

曰續奇賞 卷二三

三



大無能乎

其而政每游刃

湖之以深望尤絕非所祖文之道德不為

寺伯之尤或有不存於德則懷於邑必復其

也夫復求其愈期天齊山水不冬寒其谷日

水望書極其龍龍之靈液乎境乃才之甚

而恩被霜降聖澤將誰軒地紅碩野野宜

而臨南我君子謂是言也

說文曰尉之爲言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
寸者寸量禮度以敬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
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所謂慰居位所謂
主全茲三者以蒞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嘉用
尉字爲官號陶唐有大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與
尉東南尉洎漢則復命縣掾曰尉自是以名至于我
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
出于五千分爲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曰望曰緊
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萬年爲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十一

唐

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爲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爲
之最緊縣出于百夏陽爲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爲
之最上之最次于緊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
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之最次于畿之最
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赤無
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
數畏以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並
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受資歷至之而
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旣上縣之最簿尉
解褐之貴者唯三員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員之

關天下皆知之授之日亦皆知之曰某人授韓城尉
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
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
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事其署曰西廳茲廳
兵法事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事盡在刑之
國則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土今
武未大威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
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
人分其職一人理六人八九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
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十二

唐

三十一

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賦洪
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滎陽鄭
伯義授焉鄭其無窮字自止累葉聲名為天下聞鄭以經明登
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詞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
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
馨其芳字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繫于鄭皆繫之若土壤廣
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古曰考評
御史臺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
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
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
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
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
史臺每朝會其長總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
聲達于禁扉至舍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
官就班遲曉文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
二人立於東西轡矣軌道以監之雞人報點監者押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三

唐

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於殿廷前則左右
巡使二人分押於鐘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
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蒞之內謁者承旨
喚仗入東西閤門褰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
史一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
斧展聽政自嚙首龍屏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
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五府之屬得入殿內
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而下皆屏氣竊
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
內朝則糾繩千官之失百官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

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
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
所先時唯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
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
來則分憇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
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全而入誼謹狼籍其態萬
變向之霜稜盡為涕洟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
於我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
儀云謝宰相訖向南入直省院侯端長又入中書儀
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

四續青賞

卷二十三

記

三十五

唐

貴重而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為記君子未
嘗有非之者神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耶聖唐大和
三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為
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蕭新例知雜
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
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瑯
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
何有他日雜事累以寓直省院為歎迺議於中丞中
丞深樂之即時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
革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衛五府之多也皆佐其

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應卽詔

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一作於廼以政事堂南直阡之南選

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

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規制

爲之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

京兆院合三院爲一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

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

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畢朝集臺院

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總號爲御史臺中書

南院院門北闕以取其嚮朝廷也一作制其製自中書南廊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十五 唐

架南北爲軒入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

外皆有廡蟠回詰曲矚之盈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

偉椽欂栌棊枕麗而不華門牕戶牖華而不侈名木修

篁新姿如舊若升綠雲若編青簫以至於几案筆硯

簾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馬走

勾稽案牘飲食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

羣吏之來謁一作於入吾門將祇伺於屏者見吾軒堂階闥

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焉爲此者何尊天子也吾府

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整而

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

賦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之心耶。謹按高祖大皇帝作大明宮。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後貽千萬年之不朽。縉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闢者。謂之知言。君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于寮屬。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仍題中丞雜事。泊三院至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十六

府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
 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
 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船
 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王稽時聽敕命外之
 羈屬數萬里以譯言摯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
 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較大且賓有牲牢饗
 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
 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闕陪序不可與他邦類必
 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十七

唐

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
 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曷合樂從其豐盈先是
 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衆賓南向奏部伎
 于其西視泉地于其東隅奧卑及庭廡下陋日未及
 補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
 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新其制為
 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饗宴之位化為東序西又如
 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遊日偶亭以展
 聽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
 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興是供問役焉取則蠻

錄是徵問材焉取則隘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
農賈拱手張目視其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
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旂旗樾咸旅于下鼓以轟

恭惟

晉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
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蜚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
土銅鼎體節燔魚截炙羽鱗豕牙之物沉泛醜盜之
齊均餼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
飛騰幻怪之容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
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
物非我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

曰續奇賞

卷二十三

記

三十八

唐

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土
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饗其道不廢願
訪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殊告且乞辭某讓不
獲乃刻于茲石

晉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
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蜚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
土銅鼎體節燔魚截炙羽鱗豕牙之物沉泛醜盜之
齊均餼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楔擊吹鼓之音
飛騰幻怪之容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
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
物非我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二十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記類

學校

問國學記

唐舒元興

南安軍學記

宋蘇洵

汴梁廟學記

元姚燧

餘干縣學記

元李謹思

舍奠禮器記

元鄭陶孫

樓閣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朝陽樓記

唐皇甫湜

李白酒樓記

唐沈光

芝閣記

宋王安石

順德儀門記

元明善

祠廟

諸葛武侯廟記

唐呂溫

崔府君廟記

元元好問

趙忠簡公祠堂記

元歐陽玄

安撫使李公祠堂祠堂記

元宋本

堰虹堤記

宋趙瞻

司師帥
不可不
如竟見亦
多矣

先王建大學法以教國胄子欲歐人歸義府也故設
官區掌嚴大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出元興既
求售藝於闕下謂今之大學猶古之大學將欲觀焉
以自爲下士小儒未嘗觀天子庠序欲往時先三日
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大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
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曰此魯聖
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
之曰此論堂也予愧非鴻學方論不敢入導者曰此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記

二一唐

無人乃虛堂爾予惑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耶
導者曰此積年無儒論故庭得化爲廢地久爲官於
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升堂堂中無機榻有苔
草沒地予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意復爲導
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
堂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大學
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
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
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頽故唐堯知

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三禮教胄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能濬之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焉而作復唐虞之道行五六百年而付仲尼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之不暇暖祖述之憲章之發揮於鄒魯恢張於洙泗上磨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湏臾而弛邪至嬴政犯之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矣漢初纔息干戈復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三

唐

濬其源而伏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沒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官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大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邸廟梟夏逆首極謫子姦帥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滇澗無揚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大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耶羣公卿士之不留意耶不然何使

莽莽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
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設虛以自欺也愚其不
敢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
大畧以喻有詞今下矣而論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譏

說若不在時



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四 唐

大畧以喻有詞 今下矣而論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譏

道項且黜風公仲尼之說 效泉遂時其泯 荒之

字雲合鞠爲荒圃 可謂大國設虛以自欺也 愚其不

古之爲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爲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記

五十一

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探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屏之變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侯以明之何也由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說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鞭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

始予讀史記至西門大夫治鄴投巫嫗三老禁爲河伯取婦喟然歎曰賢哉西門大夫稍行四方見今爲縣令者論罪人適榜蠹耳亦具獄乃決佐史自劾持之至上下顧莫敢誰何於是益太息知豹爲不可能其後讀律令見所以繩吏者甚具更悟曰法如耳晚得高唐令王君聖塗而異之聖塗爲高唐非能外律令用其意也而獨規矩搶攘之中從容以和夫使騏驥得原野則勢便利至里門曲轄六轡不亂而所投無差難矣哉高唐民貧聖塗惟不奪其時民以富縣

四續音賞

卷二十四

記

七宋

有孔子廟歲久壞弗治學者莫至風雨草生之可羅雀也聖塗曰我豈得勿憂猥自安曰非不能或不可姑以俟後人而已哉舉而新之鳩材庀工人罔告勞也又教其邑中君子小人以學道之美武城絃歌達于四境余聞而喜曰非有爲則難以莫之敢爲而爲之則難古者其美是人也嗟歎之咏歌之亦使睦者歌吾子可也故爲詩以遺其邑人俾不忘王君曰高唐之學兮王君之作兮王君去我誰吾與覺兮誰使此微兮而舉則希兮王君去我誰吾與歸兮元豐四

年七月丙戌學成十一月戊子穎川晁補之記

先王以禮為天下禮行而民有耻以樂為天下樂行而民鄉方以庠序養天下之才而君子之學洋溢於四海先王之須數者以治如此而自後世視之則常若迂遠而不切於治之情夫古與今一也而先王之用禮樂則如帛縷之於衣穀米之於食每須而常効而後世之用之則如觀殊類之好而名異國之物雖存而猶亡射鄉食享禘襲之文而籩豆之器鍾磬祝歌綴兆之容而搏拊之節是先王之所朝夕用以為禮樂者也而行之於後世則文齟齬而情不安若度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禮記

八

宋

禮樂只存
 缺須不可
 去身則無
 年而後
 吳之說

十指而合方圓非聖人復生不可得而定是先王之禮樂終不可用於後世也然而後世亦何嘗一日而無禮樂賢君良吏誠心於為治各因其世所用者而用之以合恭敬而交歡欣亦不見其少雖磬音服器滅裂於已壞之餘而參差於不同之緒至雜野人里巷之說而用之蓋禮樂自此而亡然亦或自此而存何則其文異其實在也至於庠序先王之所以教人事父兄親宗族而善鄉黨內之於治心行已外之於事君牧民蓋亦如此而止矣而世之為士者聞先王之教則漠然若非其身之所當任而惟其文詞記誦

所以于有司者爲師儲粟闢屋而埃之三歲而一取
士集於堂者如市否則掉臂而不顧蓋僅有存者夫
如是則州里之有學特以爲求仕者之舍耳而於治
誠何補哉然盡弃而不舉專以文法賦歛目前之所
急者爲務則民益野一州而有學則一州之爲士者
多一邑而有學則一邑之爲士者多使夫世之所謂
賢有知者不出於士則已賢有知者而必出於士則
爲士者多蓋先王之教所以在也河北自五代兵革
遷徙之餘而士日少至本朝百有餘年朔方之民得
安於衣食而偉人巨公間出於其地仕於四方以文

四續奇賞

卷三四

記

九

大

學政事顯者往往而有祁州又支郡而求舉於有司
者率常百餘人舊有學不復葺學者至散而入他郡
宮苑使董侯之爲守始至慨然以爲先務而郡貧力
不足以爲乃歛菜圃之課當入於守者日二千錢舉
而新之藉其圃之入以其半爲學者之食其居處安
其資糧足而無患矣復得前進士彭城趙君懷之以
教授學者學者日至絃歌之聲遠聞使其子適以書
抵補之求爲記補之以謂自三代之亡由秦漢至於
今所以教養人材者固無復先王之舊凡幾百千年
矣而忠臣孝子仁義之人操守廉潔之士器足以任

重而致遠，明月以解疑而釋惑，彊足以勝難而處劇，朝廷用之則重，捨之則輕，天下有之則治，無之則亂，者亦凡幾何人，而豈其必出於先王之庠序亦各，因其世所有取之，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若物之精華，不可得而揜，終不以教養非是，掩曖而不出，亦何必曰春夏教禮樂，秋冬教詩書，十有三年而舞勺成童，而舞象，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論辨而升黜之一切，皆如先王時，而後得哉，有誠心若古之人，則處今之事，而要古之効，何適而不可，龔遂黃霸漢之良二千石，此兩人何必文武成康之吏，其教民成俗，亦何四續百賞卷二十四記

四續百賞

卷二十四記

必文武成康之法，而正使文武成康之用，吏亦不過如此，歸於治而已，雖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守文不知變者言也，董侯以文法中第，而不用，顧以其才雄於諸將，武人之間，而其政事施設先後如此，惜也，其試之小不獲，弒之大也，故序其意而刻之。

清平縣新修孔子廟記

晁補之

羣有司所治異事而事之在縣者十九以其十一用心乎治之本則力不給故雖有庠序教化亦十九不舉一有舉焉令之才足以任事可知已魏爲天子北都而清平爲畿縣並河水數至自慶曆逮治平縣再徙不復立孔子祠爲屋居神民往來猶原上也令始至更導之拜屋下歲春秋釋奠爲次草間吏曰即次乃即次曰行事乃行事曰禮畢乃禮畢俛默而出不復省或告曰此宜省則嘖蹙曰吾有公事不暇也若是者有年至風雨屋壞不支縣之民爲士者滋少令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記

十一宋

錢侯之來惻然悲出涕裴回彷徨顧相其地得舊材瓦甃在官者幾具始復興之人歎然從不勸而成有堂有筵兩廡四牆館爨有所若祭器咸在而人不病斯已才矣夫儒術之於成民欲久於其道則爲功緩故急於人知者忽之錢侯不以人之所急者爲先而急於人之所緩則其賢又可知已由是詢諸邑人其大者旣舉其細者有不治余不信也錢侯名唐卿字元輔余王姑之子云元豐六年二月乙丑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記

汴梁廟學記

姚燧

此以堯
主學不
修者

自曾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
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
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
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
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
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
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
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十三

元

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
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
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予以修叙彝倫
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
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
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
以闞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
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
仲於曾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
魏老子產自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

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人心之固有而昧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誣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旣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

回續奇賞

卷二十四

十三

元

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塋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

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宗後易爲至至今遵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十四

元

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

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
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
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
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
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
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
祀無繇歲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
爲傳矣夫爲是學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
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

四續音賞

卷二十四

記

十五元

其中非史政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
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
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
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
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
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入觀之
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
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
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
他邦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賢以俎豆夫

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滿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
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
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
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
學錄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
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
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
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
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士
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記

十六元

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
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
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卒壁淪汴注
之擬曾頰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因子撐
柱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
戚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
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闍闈都高某副使
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
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
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

餘于州學記

李謹思

餘于旣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焉
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勸陰誘也春秋藏祀尚
顧歆茲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爲
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競勸爲士
翕然佐之旣鳩旣僇其材貞且良其棟視曩隆四尺
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繚之以闌楯飾之以朱碧重門
榮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
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成爲斯文千載計乎
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
習之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
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子弟必于斯且聖靈洋洋如臨
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
記以來吾家泰伯橫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儒林舊論
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
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遠矣
之功以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膚敏者皆
爲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
則有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

猶未釋然。然則有先於庸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爲初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轍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昭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爲魯司寇邪。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

若是惑滋甚。請借漢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爲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紆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而祠于魯。達于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踰而旁奮。誓寤

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
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多
先哲王在天。可以驟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伯曰
。教道之恪天心。又如此嗟。嗟殷上其通播而爲頑者。
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裸將而爲膚敏者。亦不知其
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廢。天地開闢。教
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咸具焉。非邦舊
遊興起。斯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于
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若文忠江公庚子之
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
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并祠。余
特筆并書之。

四續奇賞

卷二四記

二一元

而永垂

淮以南學廟配享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
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
設等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陔列正
配酌尊位爲尊二獻北象南各以一崇明水統之獻
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從享殿上下
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爲親三獻代神祭已奠
之故正配爲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籩各
一承幣坩各一承祝豆十籩如之從殺其六簋二簋
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東階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二十一 元
之東盥手盥爵盥洗勺梔各一爵籩三梔籩二皆所
以嚴神事也飲福爵坩賜胙俎豆各一識以別之示
神人不可以共器也太畧如是于禮則未敢言備姑
以故宋祀式言之爾若淮以非則故金亦惟因汴宋
之舊然而淮以非用武歲久遺制弗全不若淮以南
被兵日淺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聞有
所損益則可因者固不容以略而弗備夫上古尊豐
俎豆剝木陶瓦而已中古惟永是圖至于範金近世
或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能惟邊籩俎以竹以木無
儉侈之殊侯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否

而爲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皆於廩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今行中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孫始至。覈之則其尊無百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亦缺。錫以繼銅。猶復缺五之一。議從芻郡致二將補之。有袖舍奠禮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趙公汝楫守宣城日所作。而鈐諸梓者也。其圍則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于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博古獻象罍以爲尊。周禮春官司尊彝凡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十二

元

尊皆有罍尊以殘獻。而罍則酌以自酢者也。以罍代尊。於義未允。又司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爲有沙飾者。有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反其音以素何率皆以臆。魏太和間青州於土中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晉儒之說以爲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是亦揣摩非得于目擊以負爲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其形智也。儻剝腹受酒。則不得爲仁矣。絕其脊以施勺。旣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穢人之用器。且

不宜然。况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刳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啟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負。而論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容齋。睹一鳧尊。乃鳧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鑿者。以爲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爲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收。又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三三元

特未詳古人制器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榮甫來範金爲大尊。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爲全形。負尊於背。餘皆從趙錄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爲正配酌尊。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以充從享。成不欲毀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鬲。遂作羊豕鼎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之。爲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坫四十。有二。祝坫五。又飲福爵坫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十。有六。又賜胾豆一。簠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千四百。

四十斤有奇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鈔二百六十文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奇木俎四十籩二百六十有八塗髹之其費百二十貫有奇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坩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籩視豆損一籩百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壘二洗二筐十俎百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縣學書院缺者取之夫古人創物取象寓意各有攸當述之者往往具其形備其數自謂可矣適於用否尚弗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所不暇也工雖能持已編書以自見其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九

三十四

元

所蓄模範於圖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古制則已苟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曷若并形狀而今之猶爲同於筭也噫自孟氏有今樂猶古樂之論不善讀者類失其旨韶濩豈與鄭衛無以異哉因又摹臨各器舊款取周尺授判工使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工仍各識歲用其唇其腹其尻以迄于成消辰釁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位所陳使眞殿非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寧所陳聽藏之庫詹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賴益非敢惟

古是是覽者監焉

朝陽樓記

皇甫湜

嶺南屬州以百數韶州爲大其地高其氣清南北之所同朝貢之所途先時此州無政有聞土穠水煩人創吏侵田畝莠而不墾城郭牢而不實時惟李君奉詔而來一年初洽二年稱理三年大成顧郡之城既狹而專門墻枳扃庭除湫底秋之澍雨沉氣乃上暑之燁燁清風不下人慢吏衰無嚴諸侯于是掠旁入之利乘可爲之時端景相勢凝土度本經營未幾興就嶷然登閎豐崇高明朗融耽耽盡飾沉沉生白改積陰于多陽散溫沴爲祥風宮庭若虛炎天如秋茲焉觀游其政優優密親嚴容嘉肴旨酒茲焉宴喜其樂疊疊朱衡旅楹君子攸寧飛捲雲基君子攸濟乃及月春乃擇清辰宴豆旣陳賓僚有客肅肅纍纍詒昇以止天地若開江山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陵蕩遠目于天涯叢一境于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曦于光煩病之脫于身畢夕皆下熙熙蕭足以其直城之東目爲朝陽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二千石若東萊潁川是烏咸集茲樓可以樹修竹列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以事高不心望以卑遠夙夜其官聲績用明羽儀之拜日

月以數嗣而屋者致遠清標疇克于將來 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
白酒樓大觸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
滑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
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藉之險者乘之毒者皆不
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
致其君如古者進其臣如古藥石雖直刃以血其
邪者推義鼓以登其五者

四緯音賞 卷二十四 記

二十本

樂齋曹朱衡板橋

...

及月春乃擇清夜宴嘉醜懷賓僚有客趨鼎鼎疊乾
昇以止天地若開江山如新原隰成文雲霞相陵蕩
遠目于天涯叢一境于階端四座洗然若夜行之躡
千光頽病之脫于身畢夕皆下熙熙備足以其直成
之東目為朝陽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前代之良
二千石若東萊穎川是烏咸集茲樓可以樹修竹列
高梧矣僉以君朝之望也而出刺是州不已屈以事
代以禮歸而星眷延鼓靜默詞吏刊網來儀之拜日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覲縮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許矯峙之狀不得大用流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二十七唐

此飲酒不必沈溺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鏡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月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弁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序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蘗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

芝閣記門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間蓋幾于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于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于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大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孰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二十九

大吏視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于九州四海之間蓋幾于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于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于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于行先王之治哉大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于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孰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于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賤也南門蓋魯君之臯門也新作者改舊而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臯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夫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爲饒郡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解特當其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三十一

元

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爲恥屋焉則鼓魚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某將建岑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割俸金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諸名士或寫之材或子錢來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

奐丹騰嶽若天章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
千里外若接關檻東北曰黍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
潮潞三水會於白淪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
橋重其西南則天都霄漢觚稜金爵隱然鬱蔥佳氣
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
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廼託有丞之旨太保長史
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遠爲據經而
述之俾知今之州循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興作制
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
民勦民者爲春秋之所貶君子懼諸

田續奇賞 卷三四

三十一元

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遠爲據經而
述之俾知今之州循古諸侯之國不爲不重興作制
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爲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
民勦民者爲春秋之所貶君子懼諸

不問不蕃典義之遺民也既其遠之乎太史也
之間草前大針然長襟沛沛父兄悉歸矣則又曰吳
蘇下其西南隅天嶺香氣融對金晉對然鬱蔥卦巖
歐獨二水會於白淪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
千里外若接關檻東北曰黍谷限瀛海之山也
奐丹騰嶽若天章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雖五

諸葛武侯廟記

呂 溫

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木。武侯命世，實念大極，魏姦吳輕，未獲我心。葺宇南陽，堅臥不起。三顧稍晚，群雄初定，必也芟掃，是資鼎立，變化消息，謀成掌中。戰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張爲龍形，首吞咸鎬，尾束洛翼，出河中夏，飛躍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人晏海，大勳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志，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于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三十二 唐

好

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旣沒，晉宣非敵，而戎馬薦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虛舉矣。或曰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贖其原，夫民無恒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脇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終不可得也。及其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圖，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唯活元元，曹

此說不說
不測

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偏從
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
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
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
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
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東平呂溫記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
者有年矣貞祐之世廢毀後魏東平副元帥趙侯以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二十三 唐

不復

曰餽指不繼則終至友親之及矣嘗謂念之難
其原扶武匪東平吾嗚嗚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
商籓而畏未至振于觀獻以射蠶藉其良示十四年
審執安變大剛入以而哀騰烈也吾不勸也散其十
必罪謹而竊焚不亦宜乎以候察開濟之業未獲
安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
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咸洛不足
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
必服勤而靡獲不亦宜乎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
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
有餘而見未至述于遺廟以俟通識唐貞元十四年
七月十五日東平呂溫記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
者有年矣貞祐之世廢毀後魏東平副元帥趙侯以

不備
九龍飛龍

崔府君廟記

元 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賂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

田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十四元

所以爲安
樂公

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竄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特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于是始從之爲廟于沔陽由是觀之漢人于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醜糞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于密魯

止于中牟朱邑則止于桐鄉召父杜母則止

于南陽蓋未有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
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衰冕之巖
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
于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
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宸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
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
舉喪亂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
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
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諂爾所敬非吾之
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

四續奇賞

卷二十四

記

三十五元

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
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
有在

趙忠簡公祠堂記

歐陽玄

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爲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鬻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爲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亡洎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爲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削皇元燭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

四續奇賞

卷二四

三十六

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授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興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于有司于是天下學術廩然一趣于正時相尋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爲十人祀孔子廟庭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質翁請即解之聞喜縣學爲忠簡祠其辭曰公當宋南度排王氏邪說崇程子正學以至于今有功于斯世甚大宜祠其鄉胄監集賢是其議中書禮部吉晉寧路以符屬其同年歐陽玄記之玄平居讀孟子至承三聖一章未嘗不掩卷汗下以爲何至是烈也及略

效近世儒者學術之邪正有關於國家之隆替氣化
之盛衰民物之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虜是禍豈
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相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
詳見宋史箕翁延祐一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
繫見于斯



日經子實

卷二四

三十七

其末更其餘孤旅一五載士貞然其志大五亦可
曉效其公願將前臨大階實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
悉歸家只詳其榮悴其可徵者蓋如是烏虜是禍豈
細故哉公師邵伯溫友相寅其問學源委措諸行事
詳見宋史箕翁延祐一年進士卓然有志先正亦可
繫見于斯

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

宋 水

故宋朝散大夫祕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公以至元十二年冬爲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無外救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于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義亦自剄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衡人宅在郡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爲學建祠學東偏置公畫像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

四續奇賞

卷三四

記

三十八

元

校官劉侶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主謂學其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宜祠衡爲公鄉校鄉校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宜祠乞葺公故祠塑公像且宜以故宋知衡陽縣穆君侑食穆君諱擴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台以天兵繇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衡守令丞暨民皆走穆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在盜充斥穆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見明夫去餘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穆君達城中招散亡以守閏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聚舟欲絕湘來攻穆

武夫見之
亦宜駭指

君提兵水東岫楊林廟相拒七晝夜募死士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衡卒以完公薦諸朝超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穆君公故吏德同義北衡民又嘗賴以活。伯謂公宜祠。穆君宜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廼修祠屋塑公像其中。左以穆君配。工畢。伯之父淳安縣尹壽翁走書京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己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以皇弟師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號幹腹之師。犄角擣虛。勢急雷電。穆君以一尉軍孤壘。輒敢與之抗。克免于厄。難哉。及淮安王伯顏受命南伐。鄂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四續奇賞。卷三四。三九元。

陽羅敗岫岸江郡邑小。大文武將吏降走。恐後其降者。或自言未賞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未官。至或自言某郡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悉見還。今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羞可惡之狀。百出。死城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蓋鮮累聖下詔書郡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公與君合食一祠。信宜矣。然予又有告衡校官者。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內觀察使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慤與天兵戰高邑。被禽。怒罵不屈。以死。其子嵩

汝摺撫使良貴孫十人長謹弟子忠勇軍提控良材
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年愨次子良弼以祕書監
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家世仕金源死士者四人嘗
欲紀其行實以事在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
死上聞乞聖慈矜憫上曰人臣各爲其主父忠于所
事離在前朝亦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爲吾蓋臣何嫌
何疑不以立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磐撰
文刻其贊皇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
神聖文明動法祖宗而學校清議所根苟能援愨比
言之朝曰公與愨皆亡國人愨家死者四人公自殘
一家節不下愨乞褒寵如愨萬一開可敕詞臣紀其
事則既可爲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勸
將益廣而祠爲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芾字叔章號肯
齋先生其先洛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穆君守
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壽翁名彭壽郡人延祐
二年進士于予爲先達至順二年七月一日記于湘

偃虹隄記

趙瞻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四續奇賞

卷三十四 記

四十一 宋

三五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後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

諸此
未易
公休

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于殆廢自古賢智之士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
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因續音賞 卷二十四 記

四十一 宋

三



07209

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
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
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未易
公休

